

王刚小说系列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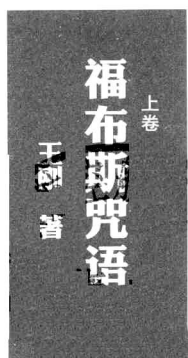
福布斯咒语

王刚 著

要了解眼前的中国，一定要读王刚。
——前BBC著名记者 邓肯·赫维特

 中国工人出版社

王刚小说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布斯咒语 / 王刚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2

(王刚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008 - 5348 - 0

I. ①福…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4179 号

福布斯咒语 (上下卷)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宋 杨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总编室) 010 - 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010 -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31. 125
字 数 7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上下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作家多出自农民。农民的眼光看农民中国，才能看懂，才能看真切，才能会心一笑。所以成名的中国作家多是农民，大作家就更是农民。山东农民，陕西农民，河南农民，都产生了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作家。就连最优秀的先锋派作家，也是出自江浙农民。农民作家的思想比土地还要丰满，邪恶，粗壮，博大。把我们这个有随地吐痰习惯的民族气质，表现得细腻，激烈，而富于村庄美感。

一个国家，如果永远都是农民在写作，或者说他们都以为仅仅农民才是自己民族的大作家，那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会是多么单调？

不错，我们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民的气息如同袜子的气息那样涌动在北京、上海的楼群里。不错，乡土写作仍然是那么骄傲，让那些本

不是农民的知识分子们也渴望被黄土、黑土、红土埋掉大半个身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说自己接了地气。

其实，中国的现实早就变了，连最后一滴纯净的水都已经被嚣张的城市气流污染，那我们这些从小就蠕动在机器、路灯下的小虫子们还坚持说自己永远是乡村的遗物——岂不是无视现实与体验？

我用与农民作家不同的目光看到了自己的世界，写出了长篇《月亮背面》、《英格力士》、《福布斯咒语》(上下卷)、《关关雎鸠》，还有一些中篇小说，有空大家可以看看。

王 刚

上 卷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4
第五章	55
第六章	72
第七章	97
第八章	128
第九章	158
第十章	196
第十一章	215
第十二章	247

281	第十三章
318	第十四章
334	第十五章
355	第十六章
377	第十七章
399	第十八章
419	第十九章
439	第二十章

第一章

1

这就是在今天你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女人姜青。那时她二十九岁，正是急于结婚嫁人生孩子的年龄。是那种把眼睛放得很明亮很夸张的状态搜索男人的年龄。姜青的眼睛像是一个真正的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与她的大脑结合之后，会有许多男人在她的思想和意念点击之后成排地列出来。姜青在面对 1999 年时，最大的困惑是想结束自己过去的的生活，她想变得正常。她刚从国外回来，还装作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她说的话中总是有个别词汇是英文的，比如她如果说我们这个团队，就一定会说成：我们这个 team。挂在墙上的照片显示出她的嘴唇美丽厚实，微微有些上翘，使第一次见到她的冯石像当时其他的好色之徒一样，忍不住地想吻她。“性感”这个词对于冯石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只要随便使用都会深刻地感到害臊，可是在那个晚上冯石忍不住地对自己说：老天爷呀，她的嘴唇可太性感了。

1999年对于冯石而言是灾难性的，他的资金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其实，对于冯石这样的有钱人来说，他的资金情况就从来没有好过。他总是被朋友逼债，被银行逼债，他也通过种种关系借了利率高达百分之二十的钱，所有的钱他都得还，可是他却没钱还。他在深更半夜里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脖子被绳索一圈圈地绕起来，每一道都是一百万，它们紧紧地卡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内心深处跟穷人一样地仇恨这个世界。可是，聪明的冯石更知道，那些穷人就像恨这个世界一样地恨他。如果有可能他们一定会把他跟这个世界一起砸碎。

冯石盼着这一年赶快过去。尽管那不是他的本命年。冯石坐在不太舒服的沙发上，看着对面的女人，心情在刹那间好了起来。

冯石见到姜青的那个晚上，真正的春天已经来到了北京。

那是在他开完政协会之后的几天里。他很重视自己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认为对于自己这样的有着深深原罪感的富人来说，那是一个保护伞。

那天他喝得有点多，他对姜青说：开政协会报到时，他很早就去了大会堂，他想成为第一个签字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可是，他还是去晚了，在他签到时，发现牟其中已经在他之前签了自己的名字。

牟其中是谁？

姜青问冯石，她当时感觉周围的烟雾有点呛，问完这句话她就开始咳嗽。

你不知道牟其中是谁？

冯石好像是被别人打了一样，你不知道牟其中是谁，那你肯定更不知道冯石是谁了，他当时的感觉是自己突然变得有些渺小，有些缺少依靠，他的声音提高了些：

你真的不知道牟其中，还是假不知道？

冯石的这种问法让姜青的脸微微有些红了，她从国外刚回来，她喜欢这样表达，别人都知道的人，她说她不知道，她认为这很正常，这才是有那种刚回来的感觉。

她说：我仅仅是在提出问题呀。

但是姜青显然是聪明的，她很快地越过了牟其中这个话题，对冯石说：你还没有说完呢，你不是第一个报到的政协委员。

冯石立刻又笑起来，他说：

我真的很遗憾，我没有成为第一个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那时候春天刚来，北京还冷呢。

冯石对姜青说着，突然高声笑起来，他的笑声显得有些怪异，姜青听出了他的幸灾乐祸。冯石说：幸亏我没有成为第一个报到的人，牟其中前两天被抓了。如果，我是第一个，我也被抓了。

姜青没有笑，她当时对面前的这个大人物充满好奇。

3

那是一家蒙古人开的酒吧，在中戏旁边，灯光昏黄，冯石多喝了些酒，老是在心里把“酒吧”和“鸡巴”念混。为了不出这样的低级错误，冯石渐渐变得沉默，深夜的感觉渐渐浓了，像西米连科配器丰满的音乐一样向他袭来，让冯石身上有了凉意，他昏昏欲睡。

突然，周围像是出了太阳一样，红色的阳光照亮了这家小小的房间，冯石睁开眼睛的一瞬看见了那个嘴唇上翘的姑娘，她就坐在冯石的面前，从她身上传来的阵阵香水味使冯石开始咳嗽起来，他甚至于变得不像平时那么敏感，他分不清那是 Christian Dior 还是 Chanel 的味道。

冯石在几分钟之后又重新品味了自己睁开眼猛地看见姜青的那一刻：仿佛灯光突然亮了，一个女人端坐在他的面前，那时春天正有股鱼腥味，骚得要命。

姜青正看着冯石，冯石知道自己是被她看醒的。周围安静下来，冯石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个女人身上。

冯石总是试图接近姜青，可是比冯石小许多的姜青总是拒这个男人于千里之外，她没有更多地说什么，只是他知道，他与她，眼前这个厚嘴唇的小妞，在年龄上有很大的差距，他如果真的亲吻这样的嘴唇，那周围的人或许会说：他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就以为谁都会跟他那么轻浮。

但是，酒精起了作用，冯石不要脸起来，他开始变得像个嘴角上抹了糖的喜鹊，为了吸引姜青，他的语言像是滔滔的洪水，挡也挡不住。当他意识到对面这个女人对他并不反感时，他甚至于坐到了她的身边。

4

让我算算我比你大多少？

喝得有些多的冯石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不理会放在桌前不断地

响着的手机，他看着姜青问她。

姜青显然这时变得轻松起来，她知道冯石的紧张，她比眼前这个男人小了很多，青春的力量远远大过金钱。

那你得告诉我你多大？你是哪一年生的？姜青含笑地看着他。

冯石若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不会回答这类问题，他看着姜青，说：伟大的人物是没有年龄的，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姜青笑了，说：求你告诉我嘛。

冯石看着她，借着酒劲儿说：1960年8月28号。我比你大得太多了吧？有二十岁吗？

你比我大一百岁。

冯石有些愣了，酒后的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看着姜青，内心突然感觉有些绝望：一个比你小许多的女孩儿，一个从哪个方面看，都已经不稀奇的女海归，你想干什么呢？这样的女孩子你过去见得少吗？她真的有不平凡的气质？

冯石显出了沮丧，他反复地说着：一百岁，呀，一百岁。

冯石沉默了下来，他跟着大家一起喝酒，就好像他也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或者说是一个与姜青们可以完全打成一片的人一样。就这样又喝了几瓶啤酒之后，冯石完全疯了，他被酒精驱逐着乱跑。这种状态让他忘记了现实，他的手机在那个夜晚无数次响起，可是，他坚决不接。有什么好接的？除了那些要钱的人而外，不会有其他人给他打电话了。电话里永远不会有好事。好事也总是很早就知道了。永远不需要电话。他的手机发出的声音是大型史诗《东方红》的音乐，吵得满屋子人都忍不住地皱眉头。

终于他忍不住地再次坐到了姜青身边的长沙发扶手上，先是关掉了

手机，然后神情专注地开始对姜青滔滔不绝了：

你很美，不要怪我这么看着你。请你别以为我是喝酒喝多了。的确，我是喝了些酒。但是，这不是主要的。知道吗？不要怪我话多。你的话就是多。而且，显得那么虚。其实，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一切的原因，就是你长得太美。不对。这样说不好。是你给我的感觉太好了。我没有办法说得更多。你已经说得更多了。是是。可是，不是我的错。因为，你所有的感觉让我没有办法不感动。你可能不知道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的感动意味着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姜青认为男人赞美女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明明说真话，听着却假；第二种是明明说着假话，听着也假；第三种是明明说着假话，却听着像真的。姜青说冯石是第三种人。但是，冯石用了“感动”这个词分明也感动了姜青。在姜青那个时代，真正缺少的东西除了最重要的金钱以外，还有纯净的空气，水，汽油，当然——那个时代更缺少的是感动。是那种让心中产生无限乡愁的感动。

姜青被感动了。在那个晚上。

但是这种感动还并不足以鼓励她跟冯石这样的人上床。应该说姜青是一个清醒的女孩儿，她分析男人时，有一种淡定和从容，她了解自己，也了解世界。但是，姜青毕竟是一个女孩儿，她听着冯石的赞美，竟然发现自己有些湿了。以后，这句话终于成了她与冯石的口头语：真是羞耻，它总是湿的。冯石就会趁机说：你是说你吗？

5

那天没有那么露骨，那天是一个含蓄的日子。那天是四月吧？艾略

特说四月是死亡的季节，他显然错了，不过也许艾略特说的是五月，而不是四月，那就对了。四月的一切都充满成长，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侍者小伙子走到了冯石身边，说：冯总，您是冯石总裁吗？外边有个高先生找您，他让我给您一张条子。

冯石接过纸条，上边写着“冯总裁”。是“栽跟头”的“栽”。他的司机小高把“总裁”写成“总栽”了。冯总裁，你说的一点已经到了，我要把车开到门口来吗？冯石边看，边把纸条递给姜青，笑起来，说：看我的司机都想把我方死呢。

姜青一看，也忍不住地笑起来。

冯石说总裁变成总栽，凤凰变成乌鸦，女孩儿变成妓女，美国变成中国，北京变成乌鲁木齐。

姜青只是笑，没有说话。

冯石问她：你迷信吗？

姜青摇头，说：不过，我相信星座。

冯石说：你相信咒语吗？

姜青说：你相信什么咒语？

冯石说：福布斯也是咒语，只要是上了福布斯的，过不了多久就得完蛋。

姜青笑了，说：冯总裁。你刚才说过，第一个报到的政协委员也是咒语。

6

终于到了酒吧必须关门的时候了，冯石的激情还没有过去，他的语

言像是莱茵河一样浩瀚，也许是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吧。为了继续跟姜青多待一会儿，冯石提出来要送姜青。

姜青答应了，她坐在了冯石的车上。

冯石与姜青并排坐在后边，他一直没有理会司机小高，因为他想起了咒语。

车内沉默，冯石不说话，气氛有些压抑。姜青坐在冯石的车里，竟然有些不自在了。姜青不承认是因为这车的豪华，她说她不在乎这些豪华的事情。她说她只在乎冯石。冯石说：可是离开了钱，我冯石还是冯石吗？

车静静地走在北京的夜色里，路边的灯光很暗，几乎没有行人了。这车的底盘很重，偶然过个坎，一点也不颠簸，有些像是船行走在海上。太安静了，车内能听见每个人的呼吸声。这甚至让冯石都不自在起来，就好像他坐在了别人的车上。

这时，姜青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姜青看了一下自己的电话，显得有些犹豫，接与不接让她有些不安。终于她还是接听了。她说：**Hello**。

然后，姜青用英语跟电话中的男人说着。

冯石在一边听，他听不太懂英语，他的英语能力有限，但是姜青的态度让他感觉到这个男人与她的关系不同。他从她的话里，能听到 **infatuation**、**fidelity**、**candy** 之类的词语，甚至于还听到了 **the chemical feeling** 这样的句子。

姜青很快地打完了电话，柔和地对那个男人说了再见。

当她放下电话后，冯石说：外国男人的声音就是好听。姜青没有吭气。冯石又说：外国男人的声音就是好听，连我都喜欢他们。

姜青勉强笑了，还是没有说什么。

冯石说：如果我们男人当着另外的女人给一个女人打电话，我们会紧张，可是我发现女人不是这样，她们就不紧张，你说这是为什么？

姜青沉默着，突然说：其实我刚才真的很紧张。

冯石听姜青这么说，心里突然又高兴起来。他觉得这个晚上是一个有意义的晚上。

第二章

1

姜青没穿晚礼服，在连续节食了一个半月之后，终于勇敢地在圣诞的晚上穿上了牛仔裤。餐厅很热，她不得不在洗手间重新化妆，并脱去了毛衣，而只穿一件白底印花的衬衫面对冯石那种充满色情眼神。姜青对他说：那天我妈把我一生产下来，我就对这个世界有记忆，而且印象不好。是灰的。东四的那个医院灰灰的。而且我知道会碰上你，也是灰的，跟老鼠的颜色一样。我有预感。

姜青的回忆总是富有女人的色彩和优雅：灯光下的人影像浮动在河水之中，欢声笑语是飞跃在天空中的子弹。冯石就不那样说，他说只记得眼前有男人的屁股和女人的屁股把大厅塞得很满。姜青说他们的脸上在节日的夜晚充满青春的朝气，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冯石说他们的眼睛也充满朝气，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的脖子也充满朝气，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太阳照耀太阳。屁股照耀屁股。眼睛